

唐代研究指南特集

文選索引 (一)

「日本」斯波六郎 編
李慶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代研究指南 特集

文選索引

第一冊

(日本)斯波六郎 編

李 慶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書的編纂，廣島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斯波六郎教授等得到了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的補助；其出版，則承蒙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給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編纂委員會補助金的資助。

唐代研究指南 特集

文 選 索 引

(全三冊)

(日本)斯波六郎 編

李 慶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6.875 插頁 12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500

ISBN 7-5325-2144-3

Z·303 定價：180.00 元

(國內發行)

譯者前言

《昭明文選》作為現存的最古詩文總集之一，在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這是毫無疑問的。自問世以來，幾乎每個時代的文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它的影響，歷代注本、刻本的層出不窮，便是其證。

在今天，無論是要閱讀、還是要研究《文選》，明確《文選》的版本源流並有一本完善的索引，則是必不可少的。

以日本已故著名《文選》研究專家斯波六郎先生為首的日本學者們編纂的這部《文選索引》，便可滿足人們的這一需要。關於這部《索引》發軔於1949年秋，歷時9年，方得以問世的過程以及編者們在這期間的勞苦艱辛，在斯波六郎先生的《文選索引序》，平岡武夫先生的《關於文選索引的編纂和出版》，廣島大學編纂同人的《文選索引出版後記》中，已作了頗為詳細和生動的介紹，此不贅引。在歷經將近半個世紀的今天，那字裏行間蘊存的熱情與執着，仍可使人感受到一種灼人的力量（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其中有不少事情，比如他們在資金困乏，並且毫無出版保證的情況下，堅韌不拔地繼續自己事業的精神，至今仍可發人深思。

這部《索引》很有特色。首先，它把《文選》中出現的每一個字，都包括在內。《文選》中出現約6千8百餘字，人們祇須一翻《索引》，便可知某字出自何卷何篇何葉，出現了幾次。《索引》獨有所創地把每一個字的連用詞也都列成了條目。這樣，通過檢索，人們不僅可以用相同詞語進行比較，加深對作品的理解，而且可以對當時的語言和詞彙現象有更全面的認識。這無論對《文選》的閱讀研

究，還是對語言學、詞彙學史、文字訓詁學研究，都會提供巨大的便利，起到相當的作用。

其次，本書收錄了斯波六郎先生的力作《文選諸本研究》和《舊鈔本文選集注卷第八校勘記》。無論是文學、語言、歷史或哲學的研究，祇要不是不負責任地胡說，都會面臨對使用材料的甄別考證問題。正如自然科學家對試劑和儀器不作甄別鑒定，得到的結果不會正確一樣，在使用古代典籍資料時，版本源流的考訂和文字的校勘，也是最基礎的工作。《文選諸本研究》以確鑿的材料，嚴密的邏輯，剖析了自唐宋代以來各種鈔本、刻本的流變邇邇及其相互關係，而《校勘記》則以日本現存的舊鈔本為資料，列出了與各種版本的異同，糾正了現行刊本的脫衍誤倒，多有前人未見的卓越之處。這些，對於我國的《文選》研究者，對於六朝文學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古籍整理以及中國文化的研究者，都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本書還附錄了《文選作者》，《文選的文體》及《文選的作品》等各種表格，雖頗簡略，但甚便於使用者從各種不同角度的檢索。從《索引》的編製方法角度而言，對我國的學者也不無借鑒之處。

這裏，順便還想提一下一個和《文選》有關，和這部《索引》也多少有點關係的問題，即胡刻本《文選考異》的作者，其實並非署名的胡克家，而是被日本著名漢學家神田喜一郎先生譽為“清代校勘第一人”的顧千里（廣圻）。此事筆者十多年前曾撰文專門作過論述。^{〔注〕}這位最後在貧病交困中去世的學者的業績，不應當一直被隱藏在權貴者的名字背後或被埋沒在歷史的闕然之中。

這部《索引》自1959年初版刊布以後，受到學界好評，很快便告售空。到1971年，由日本的中文出版社和臺灣的正中書局將文字索引部分影印出版，這就是區別於原版繁本的簡本。簡本中，多種出版序言、後記被刪去，《索引凡例》也被改動，如將正中書局影

印的潯陽萬氏重刊胡刻本稱作爲《索引》的底本(其實此本斯波先生根本就沒有見過。見所撰《文選諸本研究·分論》),頗失其舊觀,更主要的是把平岡武夫先生在《序言》中認爲是最重要的《文選諸本研究》和《舊鈔集注本卷第八校勘記》也全部刪除,這對於《文選》的研究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

筆者在數年前通過清水茂教授與平岡武夫先生聯繫翻譯影印《唐代研究指南》十二種時,就曾想把作爲該《指南》特集的《文選索引》繁本一併譯出,介紹給中國的學術界。但由於種種原因,一時擱置下來。後來,把這個想法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談了,並經與平岡武夫先生及小尾郊一先生等聯繫,承蒙他們允許,各方取得一致意見,由我將原書的《序言》、《題記》及《文選諸本研究》、《校勘記》等有關日文譯成中文,將《索引》在中國影印出版。能把這部凝聚着以斯波先生爲代表的日本衆多學者心血的傑出成果,介紹給中國學術界,在感到非常高興的同時,也深怕由於水平有限,造成誤訛,有損原作的光輝。這也祇好請各方識者多加包涵了。

此外,爲了使此書的刊布源流更清楚,特將中文出版社的《前言》、《序》亦附於書後,以便檢閱。

最後,在這套叢書出版之際,讓我們對平岡武夫先生,小尾郊一先生以及有關的日本朋友和斯波先生的家屬表示由衷的感謝,對支持此書出版的上海圖書館的陳先行先生,對爲此書的出版費心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國章先生、徐小蠻先生、李夢生先生、李偉國先生等學術界、出版界的朋友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李 慶

於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

日本金澤大學

1992年8月

附記：平岡先生已于去年仙逝。在冒着暑熱校完此書時，不由感到一種按抑不住的哀傷。謹以此中文譯本，敬祈先生冥福。

李慶于上海 主更 謝
1996年8月 兩本清墨

。宋嚴粲一其端不謂不，歸來香齋刊印《幾文》
謝韓密雲 顧主於大宛西平與劉鍾欽木都嚴嚴前平燒香香筆

〔注〕參見拙作《胡刻〈文選考異〉為顧千里所作考》，載《文獻》雜誌，1985年
，因第22輯；又可見拙著《顧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與嚴氏，下等其遺出藏古新土麻紙懸掛直掛，來對。來不置懸部一
粉單衣谷，指於門出擊車，驚卿等主於一較異小又主於大宛西平
外》，《宋本補題文》又《補題》，《言半》的書鼠孫姓由，見意類一
精意堅固。越出印墨圖中亦《臣策》樣，文中如雜文日關言爭，預讀
臨食，果與出雅而血小音舉毫案本日而委升臨主武新漢以警張鶴
張，頭言平本筑由所聚出，倘同的英高常非度懸去，界著畢國中餘
。下而印紙卷皆舊式谷精狀掛出紙。顧光印升取時香，滿聚如
前》的絲頭出文中排絲，茲簡更新部市印的書出對丁真，代出

。閱鄭野以，對書紙圍衣《半》，《言
較異小，主武大宛西平樓門街藥，顧玄刻出青羅套直去，發量
，撫題的其由示書圖案的主武宛漢麻支閱本日而關言又以主武一
竟刻出的書出與提，主武下武刻的簡書圖舊土的刻出書出科支樓
率，主武正尊率，主武豐小翁，主武章國主印的絲頭出藏古新土印小
。撫題的其由示書門支閱的界題出，界著畢等主武關滿

李

刊宋初藏古學大且對效

學大新金本日

日8年2001

序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其前身東方文化研究所創立之始，就把以中國爲中心的東方文化的基礎性研究作爲使命之一。二十五年來，不斷地推進着這一方針。特別是以哲學文學研究室爲中心的經書文字的校訂工作，從定本的確定，一步步地發展到《尚書正義》的定本和日譯本的出版。戰後，東方文化研究所併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該研究室以平岡助教授爲主導，進一步對廣泛的古典加以校注和研究，重點則是唐代散文總集——《全唐文》。在進入這文學的或思想史的研究之前，爲了弄清以各作者傳記爲首的該時代政治史、文化史背景，痛感有對唐代一般知識加以整理的必要。因而決心對於混亂的唐代長曆、複雜的地方行政區劃沿革、首都長安和洛陽的詳細歷史地理等，進行索引的編纂，現已將十卷以上的索引稿本以油印的形式提供給同好者參考。由於最初就準備將來在訂補的基礎上再付諸正規印刷，廣佈學界，故印刷部數非常少，早已絕版，以不能滿足海內外同行的要求爲憾。去年訪問本所并視察實情的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埃利綏夫(Serge Elisséeff)教授回國以後，向該社財團申請到了爲此書出版而贈送的補助金。苦於出版費用的我們不勝感激，決心對此稿本加以縝密的訂補，依次出版。在此，謹對教授及學社財團的理事們所賜以的深厚情意，表示深切的感謝。

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三月四日

貝塚茂樹

PREFACE

The Division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the Toho Bunka Kenkyusho concentrated its effor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 Takeshiro Kuraishi and Professor Kojiro Yoshikawa to the collation of the text of SHANG-SHU-CH'ENG-I, 20 volumes, as one of its first undertakings, and the result was the publication in 1935-42 of a critical text and a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at treasur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When the Toho Bunka Kenkyusho was combined with the Jimbunkagaku Kenkyusho and incorporated in Kyoto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Takeo Hiraoka took ov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ing the Division. Since then its scope of research has been widened to include not only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but tha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ang in general. In view of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the T'ang source materials available and usable the Division took up the painstaking job of compiling complete indices to such items as the calendar, the administrative units, the history of Ch'ang-an and Lo-yang, the works and biographies of the eminent, etc., the effort crystalizing in ten mimeographed volumes of indices. These indices met with a great favour in sinological circles, but have long been out of print.

It is due to the courtesy of Dr. Serge Elisséeff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resent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in a new format by a grant from his Institute.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most sincere gratitude to Dr. Elisséeff and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at renowned sinological institute.

March 1954

Shigeki Kaizuka

關於文選索引的編纂和出版

我們終於有了囊括《文選》所有文字的完全的索引。

《文選》係由梁昭明太子(501~531)所編。其中收錄了自周代到他所在時代的代表性作者一百三十人的作品和無作者之名的古詩及古樂府。在現存的中國文學總集中,《文選》是最為古老,最為傑出者之一。通過《文選》,我們可以知道很多古代文學的情況,不言而喻,這是《文選》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之一。然而,《文選》還有其他方面的價值。據我所知,《文選》是中國歷代文言文學的起源和母胎。《文選》從賦、詩、騷到行狀、弔文、祭文分為三十八類的形式,也就是歷代詩文的敘述形式。《文選》中所見的語彙,在歷代按其原樣被繼承為詩文的語彙。在唐代,《文選》出現了多種出色的注釋。衆多之人在其中尋求楷模以創作詩文。可以說即使在清代,仍有汪中從范曄與任昉那裏,周濟從干寶那裏、李兆洛從蔡邕那裏尋求文章的典範的情況。

這部《文選索引》,對於依據《文選》直接對六朝及其以前的文學進行研究的人自不用說,就是對於想要從事隋唐以後文學研究的人們,也是重要的參考書。我想,無論是作家,還是閱讀古典文學的人們,今後經常會有通過使用這部索引而理解作品中所使用語彙的意義及其神韻的體驗,對於《文選》以及文言文學的研究,由此殆可取得長足的進步吧!此外,由于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文學與《文選》有着密切的關係,這部索引對於日本文學的研究者也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文選》的索引至今未能產生,乃是由于製作的困難。多達二

十五萬張卡片的製作和整理，尤其是以漢字爲對象的這項工作，是非常困難的。索引，被認爲是一種機械性的作業。確實，如果不是按照一個原則而不摻入主觀意念來製作索引的話，其他人就無法利用。但是，現實地着手編纂工作這件事本身，卻不是機械性所能產生的。必須具有研究《文選》的強烈熱情，以及對《文選》的特性真正有所理解的高識卓見，這兩點纔是《文選索引》得以產生的根源所在。

斯波博士是六朝文學研究的泰斗，對《文選》有着三十年的研究歷史。本書卷首的《文選諸本研究》，祇不過是顯示他業績的冰山一角。由於先生的影響，廣島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中，六朝文學的傑出研究者輩出。對《文選索引》而言，善本的選定、正確的句讀、常用語的確定、卡片的正確製作以及將其分類等工作，祇有在該人、該所、該時，方始纔有可能。斯波先生業已熟習《文選》，這部《索引》，就先生自身而言，殆也未必是必需的。這是先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贈送給後來者的一大禮物，對此，我們必須應當銘記。

我們也不可忘記幫助斯波先生從事此書製作的人們的勞苦。他們忍受了經濟上的極大困難。由於買不起標準的卡片，就利用該地在水災以後被水浸過的紙，親自動手製成卡片。由於經常去買浸過水的紙，以至紙店的人說：“我們總不見得爲你們故意把紙浸水吧！”二十五萬張漢字卡片，確實是令人生畏的數字。隨着卡片數的增加，編纂的辛苦也就以幾何級數般地加重。但是，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們，以他們旺盛的製作意欲和濃厚的師弟情誼，克服了這些困難，終於完成了前人做不到的《文選索引》的全部稿本。這裏出版的是第一冊（譯者按：平岡先生是爲第一冊出版寫的此文），全書共分爲三冊。不限於詩文語集中的連用語，凡是兩個字以上的文字有連用關係並有兩個用例以上時，就把它們所有的形式都認真地抽出加以整理，這是該《索引》很大的長處。通過

這樣的方式，助字的用法便也顯現出來了，無論在語言學方面，還是在訓詁學方面，此書的貢獻都是很大的吧！此外，這樣的方法，在文字的檢索上，也給人以很大的便利。我相信，這種方法今後會成為編纂這類索引的一個基本法則。還有，我期待着，以此索引為始，獨立地編成《六朝文化研究指南》之日的到來。

此《文選索引》，作為斯波先生退休紀念的事業之一，是所有有關者共同感到高興的事。在此，謹頌先生文安，祈祝先生健康。

昭和三十三年三月(1957年3月)

平岡武夫

FOREWORD

WĒN-HSŪN 文選 is a chef d'oeuvre of Chinese anthologies, which was compiled by Prince Chao-ming 昭明太子 (501-531 A. D.) of the Dynasty of Liang 梁. It is the oldest extant and one of the best of Chinese anthologies with masterpieces by one hundred and thirty poets and prose writers and a few archaic poems and songs of unknown authorship from the period of Chou 周 down to Prince Chao-ming's own times. The total number of works contained in it amounts to five hundred and ninety.

After Prince Chao-ming classified Chinese belles-lettres in literary language into thirty-eight categories, his classification became a pattern followed by the literati throughout the succeeding dynasties, while later poets and writers found in WĒN-HSŪAN an incomparably rich source of literary expressions.

The present Concordance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ward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六朝 and before but that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China in general. Any stud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ill find it as an indispensable companion in his study, while in view of a great influence of WĒN-HSŪAN over the literature of the Heian 平安 Period in Japan the Concordance will be also very helpful for students of ancient Japanese literature.

How painstaking a work was the making of a comprehensive concordance to such an enormous anthology as WĒN-HSŪAN will be seen from the single fact that a quarter million entries had to be prepared and arranged in a proper order. Without the leadership of Dr. Rokuro Shiba and the collaboration of congenial colleagues of his this kind of work would never have been accomplished. Dr. Shiba,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Hiroshima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foremost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for which he has spent thirty years of his life, while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ncordance for these five consecutive years. His erudite introduction, "A Study of WĒN-HSŪAN Texts," 文選諸本の研究 in the present volume is one of the best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great anthology.

取臣泰豐文

The Concordance will consist of three volumes, and in Volume I those words and phrases from one to seven strokes are en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of the K'ang-hsi Dictionary 康熙字典. The phrases entered here are not limited to those of established usage; every compound word of over two characters is entered, if it appears more than twice in the text. The Concordance will be used, therefore, as a kind of handbook of the particles appearing in WĒN-HSÜAN. This will furnish the student of Chinese philology and exegetics with a very easy means of reference.

The inclusion in the T'ang Civilization Reference Series of the present Concordance as a special number will not be out of place,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reat rôle played by WĒN-HSÜAN in fostering the belles lettres of the T'ang Dynast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monumental work on the occasion of Dr. Shiba's retirement at the age of sixty-three from Hiroshima University and my most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generosit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hich provided us with the funds for publication. It is my most sincere wishes that this great authority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will find now enough leisure to complete his life work on the great anthology. My thanks are also due to those of my colleagues who took pains in reading the proofs as well as to Nakamura Printing Company which has successfully overcome tremendous typographical difficulties.

March 1, 1957

Takeo Hiraoka

文選索引序

據說，古時藤原常嗣(譯者注：796—840，日本平安時代學者。838年，曾作為第十二次遣唐使節入唐。)因背誦《文選》馳名於世，隆賴(譯者注：不詳。也是平安時代的學者。)因能熟記《文選》中的四聲切韻而據於上座。如果真能如此熟誦《文選》的話，確是便利。但吾等凡人，畢竟做不到那樣程度。因此，也許誰都會想到，要是《文選》的一字索引就好了。可是，真要做索引的話，卻又完全是枯燥乏味，純粹機械性的工作。這種無以類比的辛勞，幾乎難以想象。然而，這項對衆多之人有益之事，自當有人去承擔。我們有共同想法的九個人，就是在這樣考慮之後，決心從事這一工作的。九人是：西谷登七郎、白木直也、小尾郊一、高橋清、古田敬一、岡村繁、三迫初男、橫田輝俊和我。這項工作始於昭和二十五年四月(1950年4月)，成稿於昭和二十九年十一月(1954年11月)。其間，我僅從事取舍和分配工作，不啻袖手旁觀，實際的辛勞，俱由餘下的八人擔當。原先的八人中，岡村中途轉任他所，三迫、橫田是後來加入的。本索引的完成，全賴此八人之力。因此，我的名字雖然作為編纂者列出，但這祇具有代表的意味。應當指出，昭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九這四年間，曾獲文部省科學研究經費的補助，乃是這一事業的原動力。還應特別提到的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平岡武夫君對這一事業的不斷激勵和援助。更應當感謝的是，他為了此《索引》能夠出版，作了各方面的考慮，多加關照。如果沒有他的好意，這部《索引》也許祇能限於油印，而難以供衆多的同好者利用吧！

《文選》乃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凡三十卷。唐顯慶年間，李善爲之注成六十卷。開元年間，所謂“五臣注”，又恢復了三十卷的體裁。而到了宋代，出現了五臣注和李善注的合刻本，於是又成六十卷。此後，僅在我國殘存的本子中，有合李善注、《鈔》、《音決》、五家注、陸善經注的所謂“文選集注”本，似爲一百二十卷。因此，《文選》的版本中，有這樣五個系統：

無注者，即白文本，

祇有李善注者，所謂李善注本，

祇有五臣注者，所謂五臣注本，

合李善注、五臣注者，

合各家注的所謂集注本。

而合李善注和五臣注本之中，又可分爲兩種：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者，爲“六家本”，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者爲“六臣注本”。不用說，這些系統的本子由於書寫和刊刻時的異同又產生出衆多的異本。

本《索引》所據的本子，爲上海掃葉山房據胡刻原刊的影印本。之所以取胡刻本，乃是因爲此本素質較佳、且此一系統的本子較爲普及之故。本研究室藏有胡刻原刊本，可惜其中一冊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戰火中燒失，現已不全。故不得不據影印本補足。影印本和原刊本之間，理當沒有異同，當然，這祇限於如實影印的場合。

下面，以胡刻本爲首，對本《索引》的《文選篇目表》中所載諸本略加解說。

胡刻本，24冊。

清嘉慶年間，胡克家據宋淳熙中尤袤刊於貴池的李善注本重刻。由此本推斷，胡氏所據尤本未必爲完全的原刻本。且尤刻本中的李善注，并非承自純粹的李善注本，而是從李善注與五臣注的

合刻本中祇抽引李善注而成。因此，決不能說胡刻本完全地保存了李善注本的原樣，但在我所見到的諸種板本中，這個本子，實為最佳者。

此胡刻原刊的翻刻本至少有三種，即潯陽萬氏重校本、湖北崇文書局重刻本和成都同文書局重刻本。這三種本子卷冊和葉數俱與原刊本同。此外，石印本至少也有四種：上海會文堂本、鴻文書局本、掃葉山房本以及臺北的藝文印書館本、胡刻原本及該系統的諸本中，俱附有《考異》十卷。

掃葉山房石印本 24冊

影印胡刻原刊本，故各卷頁數及全書冊數俱與原本同。本《索引》即據此本。

會文堂石印本 16冊

雖據胡刻原刊，但每一行字數，每一葉行數俱較原刊為多，故葉數因此稍減。

鴻文書局石印本 10冊

據胡刻原刊本或重雕本，故每一行的字數，每一葉的行數較會文堂本更多，故葉數再減。

藝文印書館石印本，西式裝訂一冊

影印會文堂石印本，是將會文堂本兩葉縮小，印在一頁中，改作西式裝訂。1955年刊行於臺北。

汲古閣本 10冊或16冊

所謂汲古閣本《文選》，種類頗多，僅予所見，便有素位堂刊本、懷德堂刊本、文盛堂刊本、光霽堂刊本、錢士謐校本等五種。真正的毛氏原刊本雖未及見，但據上述五種刊本調查，所謂汲古閣本當屬元張伯顏刊本系統，且往往混入五臣注，脫文頗多，決非善本。以上所記五種中，錢士謐校本稍佳，係清康熙二十五年(1886年)錢士謐重校刊者。